

陽明先生經濟集目錄

卷六

平思田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欽奉勅諭通行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湖兵進止事宜

牌諭安遠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放回各處官軍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犒送湖兵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犒獎儒士岑伯高

調發土兵

禁革輕委職官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六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朱培行仲疇 謹校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洵。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遣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繼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跡。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一覩天顏。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願酒臥病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

他人處此必張皇其事爲後日報功之地先生直陳兩廣事務處置不難非真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不能俱是實語

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宏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徃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鏞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閫。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

非妄舉自代者

以此程才百不失一

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尙書胡世甯、刑部尙書李承勛者。徃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効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竝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觀此疏。則其處置兩廣大意。已自可想見。古人作用。若隆中登壇。於未任之先。已有把柄。類如此。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

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裡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尙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

前此當事
諸人之罪
案定於此
矣

西南夷之
叛皆緣地
方官激成
之故爲炎
要計者良
牧卽是良
將

岑氏世守
田州爲諸
酋所信服
故易乘聲

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奸。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旣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搖海賊。乘聲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

搖動投之
弊勢處置
之法不得
不如此

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惟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讎怨之賊。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賊。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

先生使一
手拿得定
故治盜者
必在我之
力量能殺
之而後可
嚴撫

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奸。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甯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氏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菲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先生處二會得此道

夷人犷悍不服漢法以不治治之乃千古不易之法

近日常路凡事皆鼠兩端俱是因照顧物艱之心

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會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繇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腴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甯負朝廷。而

與諸葛武侯處置孟獲事同

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獠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効之至。

以先生之威望。重以得爲之事權。出其方略。平定匪難。而先生首諄諄。以釋二酋請。蓋二酋不在。貴有以勝之。貴有以安之。勝之者。功在一時。安之者。利在百世。此誠老成謀國之長策。不當僅以近日招撫偷安者同視。

欽奉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

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改設流官。添設叅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日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鞏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倚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叅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府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鏌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湖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

論資真懇
此尋常通
行文移自
是不同

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共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便利。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大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闕疎。大懼弗堪。有負委託。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況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鈔

勦撫土流
目前久遠
只此八字
已盡括大
意

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所有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味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辭巡撫兼任舉能白代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旣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

非但兩廣
各處巡撫
皆應如是

所舉誠當

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處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犴犢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長久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竊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徃歲甯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京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

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時朝議不另設兩廣巡撫。亦是有見。然先生此疏。自不可已。

湖兵進止事宜

據廣西桂林道右叅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發哨徑趨賓州聽調。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筭。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撫都御史姚。已蒙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命下。未卽起程。況湖兵未至。秋暑尙深。遙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叅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

屯梧州未
爲無見至
如先生聲
東黎西之
計則又所
謂因勞而
利導之者
真是用兵
神妙

心投撫。中間尙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旣無叅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旣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尙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讎。是以本爵尙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尙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遺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尙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

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效勞爲多。後遭甯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卽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爲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尙多與爾爲讎。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

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修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卽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微勞必錄。雖久不忘。聖人不忘遠。不過如此。

放回各處官軍牌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先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甯等處駐節。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徃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慮。況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露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卽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繇回報。毋得違錯。

留之有所
用也

此舉不獨可以慰軍心。亦可以堅夷衆之歸誠。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二酋之來
降孫先生
平日之威
望有以寒
其膽也中
間條陳利
害段段真
切洞悉夷
情可爲處
法西南夷之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玉、黃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土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絲。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逃。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搵山殺死。募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猛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

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竝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繇。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竊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蘇受、黃容、盧平、章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

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遁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擄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卽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絲。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叅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

當時政府
主要擬者
計慮亦周
詳

信寡謀。岡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卽勦。一慮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

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莅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澗。朱麒。與姚鏐。事同一體。姚鏐已着致仕。鄭澗等。因賊情未審。暫且畱用。今既這等說。鄭澗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畱。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筭。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鏐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澗。總兵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

敷陳十忠
其切詳悉
俱爲廣人

久遠計非
鋪張其事
以誇撫二
省之功

此肅皇初
年也不可
聞其殺機
故文成引
君志仁首
及此

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摻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逾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逾二年。衣食之道日

此一款尤
中肯綮

窮。老穉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繇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獠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蠱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僱直一

爾發我亂
是古今通
患不獨廣
勝低徂近
亦付之一
慨

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甯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計。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塗。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

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置搖獐。外防邊夷。中

善用兵者
合於利而
動不合於
利而止當
斷而行之
如此膽願
幾以封疆
爲哉

士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士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賒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徃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甯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甯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甯賓州。

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尙恐或有虧枉。親臨

兵者不祥
之器天道
惡之此語
常思

斷決。何况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等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甯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甯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絲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二省之民。若不

如此方成
撫

撫之而不
即用此正
是大機權

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虛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寒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稿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

優將士
旣破格
之恩體貼

民情又無
俱備之優

體恤至此

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沮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甯府。於賞功綵緞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甯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甯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頭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漢取羈縻
勿絕而已
後來虐之
以不堪所
以生亂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簡。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效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繇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凌時甲。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每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每年納

官禾四十擔。重一百觔。每年供皂隸禾七擔。下文闕。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挖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顧。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

體極夷情
合應如此

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字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敝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獠獠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駐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甯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解字。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駐劄。或就以南甯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到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

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近見土司之反側。俱緣地方官處置之不善。非無官之患。讀此疏。而官夷地者。御夷之法。思過半矣。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託。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轉設田州駐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甯。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閒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

成足以解
夷思足以
撫夷而工
程亦可速
完一舉而
三善備

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閒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獎犒儒士岑伯高

必如此之
人方可使

用兵必當
有機密着
數全要知
人善任

照得思田之亂。上厯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卽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甯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卽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卽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

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鈔案回司。卽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采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派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宸濠未變之先。先生使冀元亨。與思田未定之時。使岑伯高。同一機括。然一則說行而功成。一則說不成而身禍。皆時命使然。非先生算之有得失也。

調發土兵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剝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卽就

恩威並至

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尅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卽與具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卻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波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悞。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拿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旣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况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卽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卽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勦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

門知會。

惟依期調發。則勞逸均。而土人自服。深得柔遠之道。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龍。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修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看攢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徃徃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繇。過爲趨諂。越境送迎。徃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繇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非獨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

倖度日。亦繇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差遣職官。俱繇在地方者。逢迎太過。看官之得失太重。不惜廢公事以徇之。雖屢禁之而不能止也。故人息奔競之心。自官安其職而事治。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

庸。繆膺重命。勸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卽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跡。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

既順其情
又殺其勢
處置盡善

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獮牙童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獮牙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

必順民情
方能成事
處處皆然
不獨御夷
爲然

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得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

官是土者
輒服是訓
西南可長
無事矣

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莅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僭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日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甯。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個人廬舍。而

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甯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恩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蠶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

觀此則始
議征勳誠
爲太過宜
乎成功之
難而文成
之竟用撫
也

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白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壩、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齎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甯靖。効有勤勞。則授以

判官。六年之後。地方甯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

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徃徃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禦捍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甯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簡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簡司事。土目三

何等委曲盡善

名則統束之自流官知府實則分授之各夷情悅服而易治也

年之後。而地方甯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甯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簡。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繇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簡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命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

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甯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自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甯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莅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

凡百夷之
亂皆緣此

遂爾委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撥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

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整。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整者。器而使之。姑且修敝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簡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簡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簡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

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博溫甲。共二甲。擬立爲砦馬土巡簡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簡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簡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册槐竝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簡司。

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甯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簡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簡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簡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簡司擬以土目章貴管之。緣章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巡簡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簡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簡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簡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簡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簡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簡司擬以土目章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簡司擬以土目王畱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章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章貴

不服

說得周匝

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章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簡。以旌其功。徐五亦隨章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章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簡。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旣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廩之民。焉有

此段自不可少

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甯賓州等

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細覽此疏。粵西土官。所以至今帖然者。繇先生經制之盡善也。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七年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僱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繇。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或塞。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先生運用之妙。全在一事而獲數事之利。且事成而人情不駭。人力不勞。如落童子之齒。以漸而去。如今人征勦。只征勦。修堡。只修堡。開路。只開路。

撫安只撫安。那得濟事。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六終